

梅雨潭的新绿

赵瑞蕻



诗人生书

梅雨潭的新绿

赵瑞蕻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厘米 1/36 印张 5.67 插页 4 字数 90,000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8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册

书号：10100·628 定价：0.55 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自序

近两年中，我在教学研究之余，争取时日，着手整理、修订过去五十年间的诗歌创作和所译的一些西方诗（主要是浪漫派和象征派的诗），经过较细心的挑选，先后编成两个集子。第一个叫《梅雨潭的新绿》，是以其中一首诗题为集名的，只收诗五十五首。第二个集子是《多采的旅程》，也是用其中一首诗的题目作为集名的，共收创作诗八十五首，翻译诗二十五首，分量较多。这两本书中的诗篇的写作年代都是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八二年，正好五十年。

一九三一年秋，我十六岁时开始写诗。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进攻、妄图鲸吞我们伟大神圣的国土，制造所谓“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的一年，那真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我那时是浙江省立温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由于从小就十分喜爱文学，特别是诗歌；又受到当时潮流时势的激荡，就凭依少年人的一点感受、愤慨，对旧社会的一些憎恨，掺杂着自己的某种憧憬，我开始写一点儿小诗，自然是十分幼稚的所谓创作。真可惜——我并不悔恨少作——，我十六岁所写的东西现在都找不到了；有朝一日，我倒渴望仍能寻觅到它们，正如邂逅一个少年朋友那样。现在第一本诗集《梅雨潭的新绿》

里所保存下来的第一首诗《雷雨》是一九三二年春我十七岁时写的，原载于《十中学生》，即后来改名为温州中学的校刊上。第二首诗《爝火献辞》是一九三二年冬季为我母校学生自治会的刊物《爝火》创刊号写的发刊词。非常感谢我两位老同学朋友的热情协助，三年前在温州市图书馆十年浩劫中被糟蹋了的、杂乱地堆积着的解放前旧报刊中，为我找到了这两首小诗，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

《雷雨》和《爝火献辞》抒写了我年轻时的情思，对当时黑暗现实有所反映和批判，同时寄托着对世界复苏，社会新生的期待。第二首诗前引了《庄子》的《逍遥游》篇里一句话“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也可表明我那时的一种追求。在漫漫长夜中，举着一支小小的火把行路，去探索什么，会遭遇到什么呢？总之，那是对微弱的亮光寄以深切的眷恋吧。这就是我五十年来写诗的开始记录，文艺创作第一次上路，印下了一个少年人最初小小的足迹。

这些诗中所表达的那种期待或者所谓希望，其实只不过是我那时心灵中所形成的一个幻景而已。“希望”啊，正如另一首诗《我的歌》中所描述的古希腊神话潘朵拉 (Pandora) 和她的盒子的故事一样——当所有的痛苦、不幸、邪恶以及瘟疫等等的精灵都飞入人间时，惊恐万分的潘朵拉赶紧盖上了盒盖，留在盒底的只是那个可怜的“希望”；它还躲在角落里长年低低地哭泣呢，我想。然而，我们还得仰仗着“希望”生活下去，奋斗下去的。我们走过的是一条漫长、曲折复杂而勇于前进的道路。

当我写这集子第一辑“遗忘了的歌曲”中一些诗时，那

是一个怎样的年头，我们所生活着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那真是“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的岁月啊！

在我的有着佳丽山水的故乡，在我初中读书的杨柳低垂的春草池外，我时常看见一大群一大群从苏北皖南逃荒来的悲惨的人们，母亲和孩子，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在寒风中沿街求乞，或者冻死、饿死在破落的城隍殿里。我也听说过，看见过好几个善良美丽的少女因受封建婚姻的残酷折磨而吊死在屋梁上，用她们自己的手埋葬了青春和一生希望。与此同时，我也时常看见从天主教堂——从我小时住的楼上西南窗口就可望见那座教堂的尖塔顶——里面走出几个修女，身穿黑袈裟，头戴三角白帽，说着意大利话，坐上她们专用的小船，在我们的河道中来来往往。……这一切都曾引起我沉思，激起了愤慨。

我有时也很忧郁，感到深沉的苦闷，心中充塞着矛盾；一些怨恨糅合着一些迷惘，写过象《秋天里的秋天》、《黄昏我瞧见她第一颗星》那样的诗。这集子里的《Sketch》（素描）两首，也许可以概括地说明我那时的心绪和对现实的思考吧。

一九三五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到上海，一面继续上学，在大夏大学读中文系；一面在外边跟同学、朋友组织了一个“五月社”，出版地下刊物《中国青年行进》，参加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那时写的诗大部分都遗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是这集子里的《咱们的 May Day》一首和编入《多采的旅程》中的几首如《夜航》等。“May Day”，即五一，这次结集未改为汉语，仍用原来的英文，想稍留当年的风尚。一九三六年夏，我转到青岛，入山东

大学外文系读书，继续写点诗，还做着碧海红楼之梦。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烈火燃烧起来了。七月初，我从青岛回到温州后，就跟许多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同学朋友一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十月十九日，我们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鲁迅的精神号召我们勇敢地前进。抗日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给我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战斗的光采；街头朗诵诗使我们找到了诗歌新型的表现样式。诗一旦走向人民大众，诗便有了新的充沛的生命力。那时我也学着写朗诵诗，政治抒情诗。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我得到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相继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就要开学的消息，我便随着两个同学赶到长沙，入临大外文系继续上学了。从南昌坐长途汽车到长沙的路上，经过高安、万载、浏阳等地，我亲见彻底破产了的农村，被国民党反动派“三光政策”所造成的人间惨象——残垣断壁、破屋蔓草，烧焦了的树木；一个碉堡接着一个碉堡……。我以前在《Sketch》两首诗中所刻划的景象竟具体地呈现在眼前了。

临大文学院设在南岳山中，学校租借的“圣经学院”的庭院里。三个大学优异的师资力量在这里结合在一起，许多著名的教授开讲各自的课程。除上课外，师生可自在地日日相见漫谈；虽然生活在山间幽静的秋光里，但是，气氛是热烈的，学术交流和文艺活动空前活泼地进行着。我又去旁听中文系开的一两门课。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的感受和记忆是特别丰富的。在这里许多好老师的教

导和启发下，我对于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对于诗歌创作和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学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犹如一个年轻的登山者，沿着一条云雾弥漫而花香氤氲的幽径向上攀登，去探寻中外文学的宝藏，诗歌的峰峦。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些教授们讲课时的情景，他们的笑貌和音容。如今他们之中不少位都已离开世间了，我心中时常闪着怀念和感激的心绪。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这集子为什么取名为《梅雨潭的新绿》的缘故。

梅雨潭是温州地区瑞安县境一个名胜风景区仙岩的瀑布之一，离开温州城郊大约有四十里的水程，如果坐小河轮去的话。我从小学到中学时，常去那里游玩；有时是老师带领我们去远足踏青，有时是随美术教师去作野外写生。因此梅雨潭的风景我是十分熟悉的，而且同我年轻时生活中某些情节联系在一起。

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春到一九二四年夏曾在我母校十中教过国文。那时我虽然才九岁，才上小学不久，不过早已听我的二哥谈到朱先生，并且看见过朱先生为我二哥仔细批改、写了评语的作文簿。朱先生在温州时写了一篇著名的抒情散文——《绿》，是一组散文《温州的踪迹》中的一篇。《绿》写的就是梅雨潭，文章一开头就说：“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就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这是现代散文中的名篇，情文并茂，具有独特的抒情性和风格。

朱自清先生在我母校虽只教了一年半书，但给当时以及后来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他还为十中写

了一篇有名的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踪，……”后来配了乐曲，大家都唱开了，唱熟了。直到今天，那些七、八十岁还健在的前辈校友们仍能背诵这支歌，哼哼那动人的调子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我到南岳衡山麓临大文学院不久，就认识了朱自清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朱先生知道我是温州人，又是温中毕业的，他很高兴，问我家乡的一些情况，很自然地谈到仙岩梅雨潭了。我曾对朱先生说，等打完仗，一起再到梅雨潭走走……。真没想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朱先生便不幸过早地逝世了。

一九六二年春节期间，我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回到家里，特地跑到仙岩，重游梅雨潭，又很自然地想起朱先生的《绿》一文来。不禁为朱先生等不到看见祖国的解放，在忧时愤慨中去世而伤怀，追念往日，颇为感叹；放眼新景，又不胜喜悦，于是前后写了《梅雨潭的新绿》两首诗，先后发表在《雨花》和《人民日报》上。

所以，《梅雨潭的新绿》一方面是通过对我故乡一个山水胜迹的描绘，今昔对照，新旧相比，来歌颂解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另一方面也是以亲切的记忆纪念朱自清先生的。

现在话该说回来。一九三八年二月，因敌骑逼近武汉，临大西迁昆明，改为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在滇南蒙自。我随部分师生经香港、越南海防，转到云南，四月初我们又在蒙自上课了。蒙自有一个相当大、富于南国情调的湖叫南湖，湖畔长满了热带植物，尤其是尤加利树。我们到那里不久，十几个爱好诗歌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南湖

诗社”，请朱自清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当诗社的导师，得到许多亲切的教益。有一次，朱先生亲自带着他看过了我们的诗稿，来参加讨论会，一首首诗加以评论，谈了肯切有趣的意见，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我那次写的是首长诗《永嘉籀园之梦》，可惜原稿早失，只记得开头十几行，是描写温州城西有名的落霞潭风光的。那年暑假中，联大文学院搬回昆明，我们的诗社也改名为“高原文学社”，参加的同伴也多了，大约有四、五十人。我除写些诗外，开始翻译一些西方浪漫派的作品。

由于一种难得幸运的机缘，这时期我认识了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先生，时常向他请教，在他的住处度过了不少次愉快的晨昏。沈先生平易亲挚，总是笑眯眯地跟我和我的朋友聊天；劝我们勤奋看书学习，刻苦锻炼写东西，并且借书给我们看。他常说“生活是一本大书”。那时联大几位教授办了个《今日评论》，我所写的几首诗（如本集中的《遗忘了的歌曲》）就是经沈先生看过后，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后来在昆明我也认识了巴金先生，在我的习作和翻译方面，他给了我很多真诚的鼓励，使我永生难忘。

一九四〇年夏，我在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昆明当中学英语教员一年多，一九四一年冬到了重庆，后来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教书。课余一边翻译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和梅里美的作品；一边仍写点诗，象这集里选入的《初夏》和《金色的橙子》两首。

在昆明和重庆，以及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到复员，我们学校搬回南京后这一段时间内我写的诗现选入几首外，其余的择要编入《多采的旅程》集里，如有误于一九四

六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先生为反动派暗害后所作的《遥祭》一首。《沿着鲁迅先生的道路前进》是我解放前最后保存下来的几首诗中的一首了。解放前两年多时间内，因生活艰难，出外兼课兼差，奔波劳顿，很难偷得浮生半日闲。除偶尔译点东西，如法国象征派韩波的代表作《沉醉的船》（一九四八年沈从文先生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外，几乎不写诗了。在那昏天黑地之中，忙于生计，诗的灵泉被阻塞了。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的是可恨可悲的人事，但诗创作总得有点暇闲，宁静思考，将自己所感受到的赋以诗的较满意的表现形式。这就是那几年我写诗停滞的缘由吧。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一解放，在异常激动兴奋之中，我又拿起笔来，开始大量写诗，仿佛被压抑着的诗的灵泉又一下子喷射出来了。那年四月二十三日深夜，反动派残余部队溃逃时刻乱放大火；二十四日清晨，解放军从挹江门入城，红旗招展，群众夹道欢迎。我带着两个孩子跑到街头，在鞭炮、锣鼓和秧歌声中，随着大家拍手欢呼——这一切使我异常振奋，那动人的景象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空前伟大胜利，明朗的天，沸腾的岁月给我带来了创作生活新的亮光，新的力量；我感到有一种火热的劲儿，有时一天写两三首诗。

那时我又找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十月革命杰出的歌手。他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诗是那样吸引了我，使我在不断学习中，写了不少篇文章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翻译他的作品。我以前喜欢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的诗，解放后，马雅可夫斯基为我打开了眺望新世纪革命诗歌的窗子，一片新天新地，我是那样的激动！一九五三年秋，我

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教书，路经莫斯科时，特地去访问马雅可夫斯基故居，在纪念簿上写下了我对于这位激情诗人的敬慕之意。

一九五三年秋到一九五七年夏，我在德国工作四年间，大约写了一百三十来首诗，歌颂国际人民友谊、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抒写那几年我在苏联、德国、捷克和波兰等地的见闻和感受。个人的视野，诗的范围和主题扩大了，国际题材的抒情诗跃入了我的心中。我认为歌唱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健康有益的国际文化交流，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剥削和掠夺，坚决为世界持久和平事业，促进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而斗争，是每一个正直的、有正义感、爱祖国的人，每一个诗人的神圣职责。

这集子里最后一首诗是《访歌德园林故居》。这是去年十月底我应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校长的邀请去访问德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所写的一组诗中的一首。二十五年后，我重游旧地，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欢叙旧谊，亲见许多新的可喜的变化；新的年青的汉学家一代成长起来了，感到分外振奋，在情不自禁中，写诗以记此行。

关于我对诗歌创作的一些想法不打算在这里多说了，因为在《多采的旅程》一书里已写了一篇较长的前记，谈谈自己学诗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翻译西方诗的一些个人的经验教训了。

在这里，抄录今年窗外园子里丁香花和榴花初放时所写的一首长诗前九节，作为这篇《梅雨潭的新绿》的自序的尾声，也许可稍表我对于诗的一点随想吧：

到哪儿去寻觅诗的源泉？
心灵的船从哪儿开始航行？
生命的画面该著上什么色彩？
在哪条大路上扬起时代的歌声？

天地多么辽阔，今夜星光灿烂。
书桌上点燃着的一支红烛
对我微笑；柔和而朦胧的光焰
赐我温暖，展现一条长长的旅程。

满天星光中存在着什么世界，
我能想象辽远地方的神采吗？
我——繁殖人类的星球上一个居民，
用激动的声音呼唤，畅想未来。

让烛光投影，把我的头象，
浪花似的白发映在墙壁。
这就是我吗？在年华中漫步，
往日的跋涉，印下什么足迹？

在我之前，未生之时，悠长岁月中，
曾有过多少诗人，以各种语言，
创造诗美，弹奏各异的乐调，
献给人类，以多少精神的花环？

在我活着的时代，流逝的岁月中，
又有多少诗人，在不同的国土上，
怎样以各种韵律，探索、描绘

心灵的蜃楼，生活的景象？

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创造了诗。
当人们凝神眺望着闪烁的星光，
在大地上第一次播下了种子，
诗便诞生了，以激情，以想象。

从古代直到如今，在我的眼前，
诗，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
翻山越岭，浮海踏波——
呼啸前进！踢出生活的火花。

诗，或似涓涓溪流，涌自青山，
绕野而来，带着草色和花香，
沿着永远不枯竭的幽涧，
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房。

.....

最后，非常感谢诗刊社将拙作诗集编入《诗人丛书》中；非常感谢我敬爱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今年正好是沈先生的八十寿辰）为这诗集题签！对于我，这些是最好的鞭策和纪念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写毕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遗忘了的歌曲

雷雨	3
《爝火》献辞	4
雨	6
春天	7
秋天里的秋天	8
黄昏我瞧见她第一颗星	12
无题	15
Sketch(一)	16
Sketch(二)	17
我的歌	19
咱们的May Day	21
遗忘了的歌曲	24
金色的橙子	26
初夏	29
除夕	31
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	35

第二辑 为你再唱起歌来

十月欢歌	39
给杨炽	41
从烛光到阳光	43
新秋声赋	51
栖霞之春	56
太湖晨歌	58
赠画家	61
雨巷(一)	63
雨巷(二)	66
瓯江日出	70
梅雨潭的新绿(一)	73
梅雨潭的新绿(二)	79
琅琊山行	82
新登楼赋	87
心愿	99
泰山晨歌	102
岱顶日出放歌	104
读杜甫诗《望岳》	107
浙江，我可爱的家乡	110
杭州西湖九溪十八涧之歌	113
龙井颂	118

赠巴金先生	120
再赠巴金先生	124
百年诞辰献辞	127

第三辑 国际友谊之歌

在祖国，如今正是榴花	
盛开的时节	137
莱比锡的书店	141
莱比锡的花店	144
李白	147
红娘	149
龙舟	151
锦缎	153
波罗的海放歌	157
乡村即景	159
塔之歌	161
桥之歌	162
孙悟空	164
离别	168
怀念与衷心的祝贺	172
访歌德园林故居	177

第一辑

遗忘了的歌曲